

科学幻想小说选

晓建编



凌晨大爆炸

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•



凌晨大爆炸

四川省科普作协
科学文艺委员会

晓 建 编

四川科技出版社

一九八六年·成都·

责任编辑：闵未儒

封面设计：朱德祥

版式设计：盛寄萍

插图：徐久隆

凌晨大爆炸

四川省科普作协 晓建 编
科学文艺委员会

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

(成都盐道街三号)
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

成都印刷一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6.25 字数 131 千

1986年4月第一版 1986年4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15500册

书号：13298·29

定价：1.05元

内 容 简 介

这是我国短篇科学幻想小说具有代表性的佳作选。在所辑入的八篇作品中，有千古疑案、历史秘密，有超级间谍斗法、科技特务现形，有爱与恨、善与恶交织的悲剧，有现在、过去、未来汇融的传奇……全书格调高雅，内容健康，构思奇巧，文彩斐然，值得广大青少年及科学文艺爱好者一读。

目 录

古峡迷雾·····	童恩正 (2)
新诺亚方舟·····	刘兴诗 (38)
凌晨大爆炸·····	王晓达 (60)
死神的吻·····	谭 楷 (102)
黑色猛犸车·····	晓 建 (134)
偷不走的机密·····	华 剑 (142)
湖边奇案·····	刘继安 (156)
影子战争·····	曹 建 曹 军 (176)

古偵探圖史



古 峡 迷 雾

童恩正

一 被遗忘了的民族

公元前316年的秋天。

一轮明月缓缓地从山冈后面升起，江州城锯齿形的雉堞和高耸的望楼就从朦胧的山影中显现出来了。这座建筑在长江旁边高高的陡岩上的城市就是巴国的首都。

这是近两个月来难得的寂静的夜晚，除了远处传来一两声凄凉的号角声以外，只有城下长江的流水冲击着陡岩，发出有韵律的声音。

然而这不是和平的日子。在城上望楼的了望孔中，哨兵们都在警惕地防守着，他们的手紧握鼓槌，准备随时发出警号。在城墙上面到处都卧着一群一群的武装战士，由于连日的血战，他们已经疲惫不堪，所以在今夜战斗的间隙中，都沉沉地入睡了。然而即使是在梦中，他们的手还是紧扣弓弦，他们的头下还是枕着出鞘的青铜剑。紧张的战斗气氛，并

没有随着黑夜的来临而消逝。

远处传来一阵武器的铮锵声，在几支火把的照耀下，一支小小的队伍走上城来。领头的是一个身材高大的老人，他全身披挂着用皮革和铜片制成的甲冑，外貌庄严而魁梧。他的身影刚一出现，城墙上的哨兵立即轻声相告：“国王来了！”

国王微微一摆手，把自己的侍从留在身后，然后跨过睡在地上的战士的身体，走到城墙边上，眺望着远方。在银色的田野上，敌人烧起的篝火散布到远远的山冈上，成为一个半圆形包围着江州，就象无数猛兽血红的眼睛，正在窥伺着这座城池。

这是今年春天的事情了。蓄谋想要统一全中国的秦国，从陕西南部越过了号称天险的秦岭，进入四川，首先攻灭了建立在川西平原上的蜀国，然后调集大军，向川东的巴国进攻，包围了江州。巴国的战士们进行了英勇的抵抗，可是他们人数太少，使用的青铜武器又不及秦军的铁兵器锋利，经过了两个月的血战，江州的陷落，国家的灭亡，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了。今天晚上敌人停止了攻击，这正是最后摧毁江州的激战之前的沉默。

国王心中十分明白，他自己的命运和他的全族人的命运，都已经面临着最后关头了。在这个时候，巴国的全部历史如同闪电一样，短暂而清晰地出现在他的脑中。几百年以前，他的祖先带领着族人，从湖北的清江流域出发，沿着长江进入了四川。他们披荆斩棘，穿过了难以通行的峡谷和激流，一路上和洪水、猛兽以及其他民族进行了顽强的斗争，最后终于在川东的丘陵地带定居下来，开垦了土地，建立了城堡。多么艰巨的历史！回忆起这些，国王心中充满了辛

酸。而现在，自己的土地正受到敌人的践踏，高大的城堡即将化为灰烬，自己的族人将要变成敌人的奴隶。难道没有办法为巴国的复兴保留一点希望，难道没有办法为巴国人民保留最后几颗自由的种子了吗？

忧愁和犹豫的表情最后从国王脸上消逝了，他坚定地抬起头来，下定了最后的决心。

“叫王子来见我！”他回过头去，下达了命令。

过了一会，一个青年人矫健地跑上城来，他全身的武装和普通的士兵一样，不过身上披的一张虎皮却表明了他的身份。

“父王！您有什么吩咐？”他走到国王身边，低声问道。

国王沉重地说：“你看，今晚上敌人这样安静，我估计他们一定是在准备最后的攻击了。现在我们的粮食已经吃光，能够拿起武器的人也快死完了，在明天的战争中，将要决定我们国家的命运。为了使我们的国家不致亡国灭种，你要真实地执行我的嘱咐。你宣誓吧！”

王子跪了下来，拔出宝剑，割破了自己的手指，将鲜血洒在地上。

“我宣誓执行您的一切命令，父王！”

“好了，你起来吧！”国王等他站起来以后，向一个武士说：“把长老们都请来，我有急事要和他们商量。”

不久以后，八个老人来到了国王身边。这是巴国几个大族的族长，他们还享有从古老的氏族社会中遗留下来的一些权力，所以国王有事，首先要找他们商量。

“我请你们来，是想向你们，也是向全国宣布一桩事。从

现在开始，我将王位传给我的儿子，祖传的权杖、印玺和宝剑，都移交给他。现在我们三面受到了敌人的包围，只有靠江边的一条路是通的。这座城池已经守不住了，我要他马上率领人民离开江州，沿着江水向东走，回到我们的老家去，在那儿找个合适的地方，重新把国家建立起来。”

父王，您……”王子焦急地问道。

“你们至少需要三天的时间，才能从敌人手中逃脱。因此我要留下来拦阻敌人。”

“父王，让我留下来，您走吧！”王子泪流满面地说。

“去吧！儿子，不要忘记你的誓言。我相信，只要能够保留住我们国家的种子，巴国在以后还是会繁荣强大起来的。”国王解下了身上的佩剑，亲手系在王子腰间，一个武士拿来了印玺和权杖，国王庄严地把它们送到王子手上。

几个长老对于局势是很清楚的。他们知道，为了整个国家，只有采取这样的办法。他们都请求道：

“国王，让我们也留下来吧。这儿埋葬了我们历代的祖先，让我们的骨头也躺在自己的土地上吧！”

“不行！”国王说：“你们是全国最有学识的人，你们负有教养后一代的责任，不要让他们忘记了我们古老的风俗，不要让他们忘记亡国的悲痛。你们快走吧！我将我的儿子托付给你们了。”

王子猛然扑倒在国王脚旁，哀求道：

“父王，我留下来！我可以挡住他们，你走吧。”

“时间紧迫了，你快去召集人民，立即出发。除了守城的战士，你应该把所有的人都带走！如果你还不行动，就是违背了你的誓言。”

国王象洪钟一样的声音是这样的果断有力，王子站起身来，最后看了他父亲一眼，流着泪走了。几个长老低着头，跟在他后面。

片刻以后，城中骚动起来，这是人们在准备出发了。

等到东方发白的时候，最后一个居民已经离开了江州。国王目送着一条长长的人影沿着长江向东走去，然后把守城的战士召集起来，下了一道“坚守阵地”的命令。战士们默默地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，哼着古老的歌曲，静候着最后的时刻的到来。他们知道，为了自己亲人的安全和后代的幸福，他们是应当牺牲的。

随着新的一天的到来，战斗开始了，黑色的人群象潮水一样冲向这座城池。残酷的血战连续了三天三夜，当最后一个保卫者——也就是国王——倒下的时候，秦军才真正占领了江州。

秦军的统帅一看自己付出了惨重的代价，但是只占领了一座空城，不由暴怒起来。

“追！追！”他焦躁地下了命令。“只要是巴国人，一律砍杀不留！”

然而在几天以后，出发的军队都失望地回来了。巴国全部的残余人民已经在川东的崇山峻岭中，在那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中消逝了，也从历史上永远地消逝了。从此以后，这个民族神秘的命运就不再为人所知道。

千百年来，长江的水不断地奔流着，他的波涛带走了无数的兴亡故事。而这一桩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悲剧，也就淹没在大量的历史事件的洪流中，逐渐地被人们所遗忘了。

二 一柄青铜剑

已经快近中秋了，月光分外皎洁。西南大学成荫的花木和高大的宫殿式的建筑物，笼罩在一层薄雾轻纱中，显得格外恬静幽美。这时历史系考古学教研组年青的助教陈仪，正沿着林荫道向杨传德教授家中走去。

这个二十六岁的年轻人是一个共产党员。他的相貌非常英俊。饱满的前额，高而直的鼻梁，给人一种精明能干的感觉。强悍结实的身材，全身都迸发出一种青春的朝气和活力。1955年他从大学毕业以后，就参加了一个考古队，在长江上游奔走过几年，因此获得了不少的实践经验。在考古学界一些前辈的眼光中，他已经被认为是一个很有才能的考古工作者了。

为了配合长江三峡水库的建设，由几个省的有关单位联合组成的“长江文物保护委员会”将要在三峡地区组织大规模的考古发掘。考古队是由西南大学历史系杨传德教授领导的，陈仪被指定作他的助手。由杨传德和陈仪共同拟定的发掘计划，已经在昨天召开的各有关单位的联席会议上通过了。但是陈仪知道这次发掘的规模大，任务艰巨，因此今晚他又来拜访杨传德，想把工作中的某些细节再明确一下。

在这里应当将杨传德教授向读者介绍一下。这个人的外貌给人的印象是严峻的。清癯的脸上显出在知识分子中少见的黝黑的颜色。紧锁的双眉和嘴角边两条深直的皱纹显示了这人刚毅的性格。他的身材很高，走路时习惯地微微低着头，这使他在任何时候都有一种沉思的风度。他的年龄已经

有五十多岁了，从他的饱经风霜的脸色看起来似乎还要苍老一些，不过他那坚韧有力的肌肉和旺盛的精力，也正是从雨雪烈日中锻炼出来的。他是一个很有声誉的考古学家，解放以后，领导过几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。特别值得提出的是1954年在四川巴县冬笋坝和昭化宝轮院的发掘，在这两处地方，杨传德找到了古代巴国一批贵族的墓葬，出土的铜器和古剑上刻有很多巴国的象形文字。1957年，杨传德终于辨认了这种文字，从而解决了巴国历史中很多重要问题，这个发现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广泛的重视。

当陈仪来到他家的时候，杨传德正坐在书桌旁边，对着一本摊开的书呆呆地出神。

“你来得真好！”他站起来说，“陈仪，我正想去找你呢。”

“有什么事情吗？”陈仪发觉教授今晚有一点激动的情绪。

“我想找你研究一下，修改我们的发掘计划，增加一点新内容。”教授说，“这次我们原来只计划发掘两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，但是我想把勘探古代巴国遗迹的任务增加进去。你知道，整个巴国的历史中，有一点还是我们所不了解的，这就是巴国被秦国灭亡以后，由巴国王子所率领的人民的最后下落究竟怎样。他们是逃到其他地方融合在其他民族中间呢？还是遭到了灭亡的命运？现在，我有了一点解决这个谜的线索。”教授走到墙壁上挂的大地图前面，继续说下去：

“你看，我们计划发掘的第一个遗址就是巫山代溪遗址，它位于长江三峡的第一个峡——瞿塘峡的出口处。解决巴国历史最后一个问题的关键，据我估计，可能就在这附近。我们

可以抽空到周围去走走，这对于原来安排的计划是没有什么影响的。”

这个意外的提议使陈仪感到有点惊异。他知道教授为人沉着慎重，不经过深思熟虑，是不会骤然作出什么决定的。

“杨老师，”他问道，“据我所知，到目前为止，沿长江的涪陵以下，就没有发现过巴国的遗址。巴国灭亡以后，它的遗民向川东边境退却，也不过是一个传说而已，究竟到了什么地方，历史上并没有记载。您怎么知道在瞿塘峡中可以找到巴国的遗迹呢？而且，您这个推测为什么没有在昨天的会议上提出来呢？”

“昨天下午，我收到了考古研究所送来的一本书。这一切推测都是由这张照片所引起的。”

杨传德从桌上拿起一本英文书，翻到书后的插图部分，递给陈仪。

这是一柄青铜剑的照片，象这种没有剑格和剑首*、剑身成柳叶形的剑，正是巴国特有的一种武器，考古学上称它为“巴式剑”，以便和黄河流域出土的“中原剑”区别开来。而且由于陈仪对这种武器非常熟悉，他很快就从几个细小的地方看出这柄剑应该是巴国后期的遗物。

在国内，“巴式剑”的正式发现也是从1954年才开始的，而现在从一个外国人的著作中竟出现了这种剑，这是令人奇怪的事。陈仪不由地仔细看了看这本书。

这是一本厚重的、酱红色封面的书，装潢十分富丽。封

* 剑格，是剑身和剑柄交界处的横隔物，俗称“护手”；剑首，是剑柄顶端的装饰品。

面上用金字印着书名：

中国西部的远古文明

J.史密斯教授著

美国耶尔大学出版社，1958年

在第一页上，印着作者的题辞：

“谨将此书献给我的中国朋友吴均。1932年6月，他在中国西部的探险事业中不幸牺牲。愿上帝安慰他的灵魂。”

“史密斯？就是1932年来中国活动的‘华西探险队’的队长么？他从哪儿弄到这张照片的？”陈仪问道。“吴均又是谁呢？”

“史密斯就是当年‘华西探险队’的队长。吴均是我的一个老朋友。”教授说，“这一切话长，让我从头至尾告诉你吧。”

于是教授点燃了香烟，用一种低沉的、深深为回忆所激动的声调，讲出了下面的故事。

说起来，史密斯、吴均和我都是同学。1924年，我和吴均同时考进美国耶尔大学。至于史密斯，他的班次比我们低，在美国时，我并不认识他。

1928年，我们在大学毕业了。我和吴均都是班上的优秀生，又精通中国历史，所以美国有几个大学同时约我们去工作。但是我们都是中国人，祖国把我们哺育成人，虽然当时它是那样的黑暗和混乱，我们仍然希望能用自己的学识为它

做一点工作。就是这种怀乡爱国的感情，驱使着我们怀着满腔热情赶回祖国来了。

我们都是学考古的，甚至可以说是旧中国第一批系统地学习资本主义国家考古科学的人。但是在当时军阀混战，民不聊生的情况下，谁还有闲心来发展考古事业？我和吴均奔走几月，连职业也找不到。最后靠着这块留学生的招牌，总算在一所中学里找到了一个教师的职位。我教历史，吴均教生物。

我不能不以极大的怀念谈到我的朋友。在那种充满了悲观失望、前途茫茫的岁月里，他仍然充满了朝气和信心。要不是他时刻鼓舞着我对于生活的信心，对祖国的未来的希望，我真怀疑自己能不能有活下去的勇气。我的勇敢正直的朋友，他的才华也是我所难以比拟的，回国以后改行教书，对于他说来，损失是比我更大的。

1931年，史密斯从香港写信给我们，说他率领的“华西探险队”将来四川考察古代文化，约我们参加工作。他是从我们的老师泰勒博士处打听到我们的消息的，信中还附来了泰勒的介绍信。

在当时，我们对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本质还是认识不清的。我们认为：既然中国政府无力进行考古发掘，那么借外国人的力量来进行研究工作也是可以的。因此我和吴均立即回信，表示同意他的邀请。但是我们提了一个条件，这就是所有调查发掘的珍贵文物，没有得到中国当局的同意，不得擅自运出国外。史密斯不久回电，表示“欣然同意”。

1931年秋天，史密斯从陕西南部进入四川，我们在川北的剑阁和探险队会合，正式参加了工作。不久以后，我们就发觉探险队沿途花在考古上的时间并不多，史密斯对于各地

资源和交通情况的调查似乎更加热心一些，每到一处，都要详细地访问和绘制地图。而史密斯本人的品质也是非常恶劣的，他不过是一个不学无术的花花公子，完全没有领导一个考古队的能力。他之所以能够当上队长，不过是因为这个探险队的财力是由美国东亚博物馆的“罗氏基金”所供应的，而史密斯的父亲是一个大资本家，在“罗氏基金”的管理委员会中有左右一切的权势。这一点史密斯自己也知道得很清楚，因此全部考古调查报告的草稿，都由我和吴均执笔。不过令人难以容忍的是，史密斯在中国的土地上，俨然以主人自居，气焰十分嚣张。他肆意破坏中国的古迹，为了便于携带，他不惜将许多名贵的汉唐雕塑击碎。这使我和吴均十分痛心，我们多次提出抗议，但是他仍然置之不理，有一次他在广汉公然爬上一座明代庙宇的屋顶去揭取屋脊上的雕塑，当地人民想要制止他，他竟开枪威胁，因此引起了群众的公愤，狠狠地揍了他一顿，他才收敛了一些。

这样的探险，这样的考古，在科学上的意义自然是不大的。我们之所以没有中途离开这个团体，不过是因为我们对考古事业的热爱，产生了一种多少要做点工作的想法；其次，有我们在队内，史密斯到底不敢为所欲为，这样最低限度可以将他的破坏活动减少一些。

我们越过了川西平原，在1932年春天到达了重庆，然后从这里乘船到三峡地区考察。但是走到忠县，我就病倒了，不得不在当地的医院中住下来。这时吴均也不愿意再呆在探险队中了，想要留下来照顾我。但是由于探险队的工作即将结束，所以我劝他继续前进，至少也要把这一次考察的结果拟出一份科学报告来，这个工作，我知道不是史密斯所能胜任